

朱子語類

百之三

程門

楊尹羅胡門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

程子門人

摠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義剛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必大錄云程門諸先生親從二程子何故看他不透子澄編近思續錄某勸他不作蓋接續不得程意思不得

四庫全書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楊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謙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靜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靜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牽礙矣

鐫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仇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其直是拼得下工夫閑粗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

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靜又忒不巧然意思好振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曉見一截以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文蔚

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徃徃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其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着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却是伊川語可幸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

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入傳無語錄他晚年嚙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入便從釋夫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進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

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
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大麓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
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以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
見其疎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
無展拓氣象只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以禪緣他初
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淺變上推問
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
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以然都無
立作王信伯垂鄭問亡說中無倚着又不取龜山不偏
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
只上蔡處講得此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曾漸
又胡文定處講得此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

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障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
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
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
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以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
曾盡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
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
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
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
後來所以有成其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
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此苦

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
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
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
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官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
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
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
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
在杌忽之間某謂何止杌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
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
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
常若有欠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

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
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
五峯說語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闕他不倒皇王大紀中
亦有數段亦不分曉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
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
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
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
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
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
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
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

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亦聚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程門諸高第覺得不快於師說只為他自說得去文蔚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玄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平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便如空中打箇筋斗然方其記

錄伊川語元不錯及自說出來便如此必是聞伊川說時實不得其意耳必大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疎畧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周恭叔學問自是靠不得方

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着先生云不知如何方是說着太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山上

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方

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道夫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可不迷其說也方附李

呂與叔

呂與叔惜年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為先者此也友仁

有為呂與叔說詩云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方

呂與叔中庸義典實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方

呂與叔云聖人以中者不易之理故以之為教如此則是

以中為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是橫渠有此說所以橫渠沒門人以明誠中子謚之與叔為作謚謚蓋支離也西北人勁直才見些理便如此行去又說出時其他又無人曉只據他一面說去無朋友議論所以未精也振

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那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有為而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欽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

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_レ定必有_レ可用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_レ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

呂與叔集中有與張天驥書是天驥得_レ一書與他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視其形體之身但如螻蟻此也不足辨但偶然是有此書張天驥便是東坡與他做放鶴亭記者即雲龍處士徐州人心廣大後方能體萬物蓋心廣大則包得那萬物過故能體此體猶體群臣之體義剛呂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龜山云云未是可幸呂與叔有一段說輪回可幸

謝頭道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若海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_レ矜字曰此說是人傑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漸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九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時舉

問上蔡說仁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

得一箇空心覺何事可學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挾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挾着不痛這箇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挾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開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為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

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為仁如說克己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

問上蔡以覺訓仁莫與佛氏說異若張子韶之說則與上蔡不同曰子韶本無定論只是迅筆便說不必辨其是非某云佛氏說覺却只是說識痛癢曰上蔡亦然又問上蔡說覺乃是覺其理曰佛氏亦云覺理

此一段說未盡客至起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閑祖

問上蔡說佛氏目視耳聽一段比其它說佛處此最當曰固是但不知渠說本體是何性若不指理却錯了可學

因論上蔡語錄中數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佛儒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某謂明道云以吾觀於佛疑於無異然而不同曰上蔡有觀復堂記云莊列之徒云云言如此則是聖人與莊列同只是言有多寡耳觀它說復又却與伊川異似以靜處為復湖州刻伊川易傳後有謝跋云非全書伊川嘗約門人相聚共改未及而沒使當初若經他改豈不錯了龜山又有一書亦改刪伊川易遺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穀親見穀嘗云曾見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掀髯攘臂軒舉處必反巾植袖以見精采某曰若他與朱子發說論語大抵是如此曰以此語學者不知從何入頭可幸

上蔡現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底意思義剛

問上蔡學佛欲免輪回一段曰答辭似不甚切可學

上蔡語錄論佛處乃江氏表語民表為諫官甚有可觀只是學佛當初是人焉江語與謝語共一冊遂誤傳作謝

語唯室先生陳齊之有辨辨此甚明璘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

刑名度数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

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敬得正容謹郎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廢了這

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邊豈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刑名度数亦只整

頃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賀孫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神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謝又云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可以祭祀底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向他便無了問且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

破地獄呪徧無討這呪處一僧與云遍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又問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脈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戶胡泳

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只須看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

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魂則魄可見賀孫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義制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

以天地神考之類

要無便無以非其鬼

而蔡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揚雄來有上蔡魯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上蔡曰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涇養似先立一物了方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可學

上蔡言無旁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賀孫

上蔡云見於作用者心也謂知而動者便是先生云本體是性動者情兼體動靜者心性靜。方。方。以下數條情動。方問上蔡語錄

養心不如悅心先生云不如字恐有之淺近字恐伊川未
必爾此錄已傳兩手可疑悅心說更舉出處看理義是
本有自能悅心在人如行慊於心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先生云得其本則用之無窮
不須先故窮知其無窮也

放開只守追記語中說得頗別似謂放開是自然豁開乃
得之效未得則只是守此錄中語不安

敬則與事為一先生云此與明道伊川說別今胡文定一
派要身親格者是宗此意

說何思何慮處伊川本不許上蔡却自擔當取也
可見上
這同上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

好硯亦把與人方

曾恬天隱嘗問上蔡云上蔡曰用得底便是以其說惹
故答以是又嘗問恭敬字同異曰異如何異曰恭平聲
敬仄聲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想見與游楊說話時
悶也楊

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謝顯道以來
已然向時有一陳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如說如
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云江上一
犁春雨如此等類然有亦然有人從它只是不靠實自
是說他一般話謙

楊中立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

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道夫。餘嘗聞先生云坐在門外不坐于上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即斷不敢也。

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方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楊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峯說得却緊然却有病程先生少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頗子論之類楊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不必如此立說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

異情自是它全錯看了德明

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須當以求仁為要求仁則剛毅木訥近仁一言為要先生曰今之學者亦不消專以求仁為念相將只去看說仁處他處盡遺了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一齊理會去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又今人說曾子只是以魯得之蓋曾子是資質省為易學設使如今人之魯也不濟事范濟美博學高才俊甚故龜山只引剛毅木訥告之非定理也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

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却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它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迅速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羈牽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閒氣然其羈牽處依舊有土風在義剛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晚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

家處之不知當時所以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蔡攸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為諫官將去猶倦倦於一對己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行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

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網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着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學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翥字乘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

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君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丁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為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船倉卒樓橈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鈞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即告諭安存

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巡替無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實孫儒用錄別出

問龜山出處之詳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文蔚錄云君謨之孫與他錄譜自興化來因訪問近自有其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其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

職去底人怨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大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常字柔直者抱負不苟留平日與應之相好時適赴吏部應之因舉其人以告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尊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火起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其人曰先生忽心恙云云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龜山為對龜山自是始有召命今龜山墓誌中有是

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者
德老成置諸左右問道上意云者蓋為是也蔡直後守
南劍設方略以拒范汝為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
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
以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属于道蔡直一一拊勞之
且以所置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陳德本云蔡直與李丞相以詩哭之公中原未恢復天乃有蔡直人儒用我知先生羅泌丞日錄蔡直嘗知鼎州秘書丞罷舒州士曹避地于鄉之石牛寨子之素昧平生時方道梗蔡直才入湖南乃宛轉寄詩有問云曾聞過世門金馬何事投身寨石牛牛千重車湖方鼎沸可能同上節陽後則其汲汲人物之意亦可見矣是詩夷志亦載但以為素司諫作非也又按王溪文集云蔡直字知韻州招降盜賊云

蔡京在政府問人材於其族子蔡子應端明之孫以張彙直對

張時在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
自尊京之子弟怪之一日張教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
云從來先生教某們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乃公作
相久敗壞天下相次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
何得不習家人以為心風自京京傲然曰此人非病風
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材可用者張公遂
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楊先生明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
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
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
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
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氣鶻突及欽宗即位為諫

議大夫因事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攻孫言揚某異常與
蔡京諸子游今眾議攻京而揚某曰慎毋改居安云云
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招招引非止一種
諸般名色皆有及淵聖即位在朝諸人盡攻蔡京且未
暇顧國家利害朝廷若索性貶蔡京過嶺也得一事了
今日去幾官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日又
移某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箇蔡
京這後面光景迫促了庸人之來已不可遏矣京有四
子汝條條備條尚王條曾以書諫其徽宗怒令京行遣
一家弄得不成模樣更不堪說條條後被斬是時王黼
童貫梁師成輩皆斬此數人嘗欲廢立欽宗平日不平
之故也及高宗初立時猶未知辨別元祐熙豐之黨故

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
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孟后居中力與高宗說
得透了高宗又喜看蘇黃輩文字故一旦覺悟而自惡
之而君子小人之黨始明

龜山裂裳裹足自是事之變在家亦無可為雖用治蠱之
說然文定云若泛其言亦救得一半先生云若用其言
則議論正議論正則小人不得用然龜山亦當時排正
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為多二人竟敗國南仲一
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个
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陛下安可輕信一人之言
以變之批答云頃以言者如何如何今聞師傳之臣言
之如此若不爾幾誤也前日指揮更不施行方

問龜山脫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
追奪荆公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廢三經板士子不
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
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
以為太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
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
惠援而止之而止此之極好也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
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
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
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觀人自不信
儒用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
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
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
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
管理會不存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
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底只管喚人議論龜山亦被孫
觀輩窘擾德明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亦人亦不可驟
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德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柳下惠看
來是如此個

孫觀見龜山撰曾內翰行狀曰楊中立却會做文字先生

曰龜山曾理會文字來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啻事然甚晚事也方

李先生言龜山對劉器之言為貪文定代云平水云不若

龜山之遜避也

江書延李初至見便問之未竟李疾作

龜山張皇佛氏之勢說橫渠不能屈亦如李鄴張皇金虜

也

龜山嘗稱李李使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度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鱗高抑崇相對故食之

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

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

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見

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用器佃漁

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

切事情德明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

文詩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事見

詩外傳道夫

龜山墓誌首尾却是一篇文字

後來不用方

游定夫

游定夫德性甚好升卿

游定夫徽廟初為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

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方

侯希聖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丁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

斷此說好閑祖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靡疎人也方

尹彥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節

和靖守得緊但不活蓋卿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升卿

和靖才短說不出只緊守伊川之說去偽

和靖諦當又云就諸先生立言觀之和靖持守得不失然才短推闡不去遇面生者說滯頗艱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上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義剛

問和靖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一段未盡曰

和靖才力短伊川就此成就它它亦援其所聞而守之便以為是可學

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

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

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着力

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頭是窮得透徹方是敬仲

和靖只是下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蔡伊川文云不

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矣言

和靖說主一與祈居之云如人入神廟收斂精神何物可

入得有所據守方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

者但推說不丟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必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它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太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啟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間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在蜀中一日招和靖語之入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先生曰此和靖至論極中張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張初

不喜伊洛之學故諫官有言和靖適召至九江見其文辭之張皇恐再薦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楊

胡文定初疑尹和靖後見途中辭召表方知其真有得表言臣師程某今來亦不過守師之訓變所守又何取之意時陳公輔論伊川學故途中進此表尹亦只得如此辭文定以此取之亦未可見尹所得處楊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它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

言
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
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
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

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語頭如何
德修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
修曰真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
曰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
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文蔚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靖言行錄云易行乎其
中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矣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

適而非道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
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文蔚
和靖與楊良弼答問一段語殊無血脉謂非本語極是龜山
說得固佳然亦出於程子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胡
不乘牛而服馬之說

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
自欺屈強妄作處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
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氣用畢置架上凡百嚴
整有常有循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
恐亦只如此也方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

相見必頃和靖出其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關却那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文蔚

張思叔

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此當思也方

郭立之子和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撥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宜有兩箇善又安有內外故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

中當來之善語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良卦曰易之道一箇良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又曰謝昌國論西銘理一而分殊在錯失了去偽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聰曰聰若以視聽為性與儒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峯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乃性也

胡康侯

雖非門人而嘗見謝楊今附○子姪附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

文定比似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李蒙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九精大綱却有病方

胡文定說較疎然好五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言人常令胃中自在云 克己無

文定氣象溫潤却似貴人方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歐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方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

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斐孫

胡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

夫不到如訓子弟作郡處末後說道將來不在人下便

有克伐之意子升云有力行之意多而致知工夫少曰

然木之

問文定靖康第二劄如何云君相了得亦不必定其規模

不然亦須定其大綱專戰專和專守之類可定楊

文定論時事要掃除故迹乘勢更張龜山論時用其盡卦

說且扶持苟完 龜山語見答胡康侯第八書中止 伊川

有從本言者有從未言者從未言小變則小益大變則

大益包荒傳云以含洪之體為剛果之用 方

胡文定公云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隨所寓而安也寅近年却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到便不碌碌與往日全不同往時虛憍恃氣今則平心觀理矣振曾吉甫答文定書中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它便只如此住了箇胡文定初得曾文清時喜不可言然已仕宦驥驥了又參禪了如何成就得他揚

向見籍溪說文定當建炎間兵戈擾攘寓荆門擬遷居適湘中有兩士人協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子翁文定始亦有遲疑之意及至湘中則舍宇動用便利如歸處之極安又聞范丈說文定得碧泉甚愛之有本亭記所謂命門弟子往問津焉即才翁也佐

胡致堂之說雖未能無病然大抵皆太過不會不及如學者皆是不及

學堂以下明仲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已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笑個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解靖人自獻干先王義陳了翁秦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有人好誦佛書致堂因集史傳中庸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其戲也又嘗解論語舉直錯諸枉章云是時哀公威權已去不知何以為舉錯但能以是權

付之孔子斯可矣人傑

胡氏管見有可刪者慕容超說昭

南軒言胡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

喪三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只以大元

帥討賊徽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模樣氣勢後來

一番難如一番今日有欠做亦得只是又較難此子楊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賀孫○以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

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海

籍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籍溪舊開藥店胡居士熟藥

正鋪并諸藥牌猶存振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

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志其言

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楊○以

游楊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

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揚

仁仲見龜山求教龜山云且讀論語問以何為要云熟讀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道夫

知言形容道德只是如畫卦影到了後方理會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子○振

規摹大知言小

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

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方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峯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効天下之動効如効死効力之効是自力形出也淳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魯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變孫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卿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

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然誠如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如誠如

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伯羽○破

錄別出

仲思問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實理而已故言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如何曰未發時便是性曰如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性既發便是情曰然此三句道得極密伯恭道知言勝似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恁地又問道字不如德字曰所以程子云中者性之德為近之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寬但他故下這寬字不要換撥着他又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内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

己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堯卿問誠者性之德此語如何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性之德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義剛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它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

性之道曰它也把中做無善惡

李維申說合於心者為仁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日說存得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峯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得極好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自在明作

五峰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既心無不仁則巧言令色都是心不是如巧言令色則不是心誠道巧言令色皆

如心無不仁則孔子何以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蕭
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便是心無不仁曰回心三
月不違仁如何說問者默然久之先生曰既說回心三
月不違仁則心有違仁底違仁底是心不是說我欲仁
便有不欲仁底是心不是節
五峰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
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
定夫云恐是五峰說本心無不仁曰亦未是譬如人今
日貧則說昔日富不得震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
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
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皆

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
守所得以為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
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又復也方
問知言有云佛家窺見天機有不露於物者此語莫已作
兩截曰亦無甚病方錄作此此蓋指妙萬物者而不知
萬物皆在其中聖人見道體正如對面見人其耳目口
鼻髮眉無不見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髣髴初不知其人
作何形狀問佛家既如此說而其說性乃指氣却是兩
般曰渠初不離此說但既差了則自然錯入別處去學
因言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李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
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
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

無比個錄但云李隨主其家李說性不可一以善言善是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對
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
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
哉此不定其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
對個錄作無此天之賦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個錄又有
善惡相對之善個錄別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絕有箇善底個錄
得善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着對說不是元有箇
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

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
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
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
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惺惺
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
之惺惺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
得是否惺惺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惺惺曰本然之性
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惺惺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
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嘆之辭到
得致堂五峰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
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嘆性好之辭便是
性矣個錄作便是若非性善何贊嘆之有如佛言善哉

善哉為贊美之辭亦是說這箇理好所以贊嘆之也二
蘇論性亦是如此當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
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
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
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
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
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着道理只認
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李隨至今守其家說
因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人主猶興者曰固是
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嘗得頴昌之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為
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為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謝不及

識伊自荆門入為國子博士出來便為湖北提舉是
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
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
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
難為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
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
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即當誠有不滿
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
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龜德美曰聖
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率為程門之罪
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卓○憫
胡氏說善是贊美之辭其源却自龜山龜山語錄可見胡

氏以此錯了故所作知言並一齊恁地說本欲推高反
低了蓋說高無形影其勢遂向下去前日說韓子云何
謂性仁義禮智信此語自是却是他已見大意但下面
便說差了荀子但只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楊
子是好許多思量安排方要把孟子性善之說為是又
有不善之人方要掩荀子性惡之說為是又非孟子
自有好人故說道善惡混溫公便主張揚子而非孟子
程先生發明出來自今觀之可謂盡矣賀孫

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惺惺亦南初人與龜山論性
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
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為對者又別有一善
常惺之言初未為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
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為對今他

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
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一箇字寫性善字從此牽
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
襲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對已自
差異文蔚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於常惺惺住廬山龜
山入京枉道見之留數日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曰何
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意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
未有惡其後文定得之龜山遂差今湖南學者信重
知言其嘗為敬夫辨析甚謹之渠當初唱道湖南偶無
人能與辨論者可惜可惜又讀至處居正問心一段先
生曰如何可學謂不於石本處理會却待此子發見曰

孟子此事乃是一時間為齊王耳今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便不是了良久又云以放心求心便不是纔知求心便已回矣安得謂之放心可學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端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慾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著義明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攪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

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不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摠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性性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摠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鵠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闊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

夫城外未也愛中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
也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
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
人下總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
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其以為孟子所謂克齊
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向獨不可以用言也李隨
不以為然遂檢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
無語大率議論文字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為
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
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
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為有據伊尹樂堯舜之
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

之尤甚也謨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
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濶乎欲其
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乎亦好細看不然如濶與波浪何別
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又云性好惡也
君子以道小人以欲君子小人天理人欲而已矣伯恭
舊看知言云只有兩段好其餘都不好一段能攻入實
病能受人實攻一段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有
人之天下而無取人之嫌後來却又云都好不知伯恭
晚年是如何地看其舊作孟子或問云人說性不肯定
說是性善只是欲尊性於性之上虛立一箇善字位
子推尊其性耳不知尊之反所以失之

五峰云好惡性也此說未是胡氏兄弟既闢釋氏却說性無善惡便似說得空了却近釋氏但當云好善而惡惡性也當謂好惡情也曰只是好惡却好惡箇甚底伯豐謂只君子好惡以道亦未穩曰如此道却在在外旋好惡之也

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

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闕祖

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句亦未有害最是

好惡性也大錯既以好惡為性下文却云君子好惡以道則是道乃旋安排入來推此其餘皆可見問與告子

說話莫同否曰便是湍水之說又問粹然完具云云却

說得好又云不可以善惡言不可以是非判曰渠說有

二錯一是把性作無頭面物事二是

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

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

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

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
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
所從來矣升卿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
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
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入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亦是性也而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
何曰當慈之理人合恻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
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
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字其說乃與東
坡子由相似是太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去說
得去方子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曰胡氏之病在
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
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
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是同
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人傑謂
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
同行處說耳其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
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承其說
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人傑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
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
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

言義
卷一百一
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着不分曉故
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如說性便說性本無
善惡發然後有善惡孟子說性善自是嘆美之辭不與
惡為對大本處不分曉故所發皆善蓋其說始因龜山
問恻老而答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言本然猶可今日
嘆美之辭則太故善了又一學者問以放心求放心如
何他當時問得極緊他一向鶻突應將去太抵心只操
則存捨則放了俄頃之間更不喫力他却說得如此周
遮大雅

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胡氏此語已精若所謂同體而
異用則失之混而無別否曰胡氏論性無善惡此句便
是從這裏來本原處無分別都把做一般所以便謂

同體他看道理儘精微不知如何只一箇大本却無別
了淨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
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
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
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
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
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先生以為未穩是否曰亦須是
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直恁
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是猶自
有箇淺深自如此說必有一箇不是處今則都無理會

笑寓

何至辨五峯理性何異循性蓋五峯以性為非善惡乃是
一空物故云理也方

看知言居正問仁一段云極費力有大路不行只行小
徑至如操而存之寄語當是在先自孟子亦不專以此
為學者入德之門也且齊主入欲蔽固故指其可取者
言之至如說自牖開說亦是為蔽固而言若吾齊言語
是是非非亦何須如此而五峯專言之則偏也又云居
正問以放心求放心可乎既知其放又知求之則此便
是良心也又何求乎又何必俟其良心遇事發見而後
操之乎方

五峯曾說如齊宣王不忍殺觶之心乃良心當在此心故

大說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知
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為物蔽物
來即見從周

五峯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星皆不動說宮聲
屬仁不知宮聲却屬信又宮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為宮
帝星等如果不動則天必擊破不知何故讀書如此不
子細人傑

五峯說得宮之用極大殊不知十二律皆有宮又宮在五
行屬土他說得其用如此大猶五常之仁宮自屬土亦
不為仁也又其云天有五帝座星皆不動今天之不動
者只有紫微垣北極五帝座不動其他帝座如天市垣
太微垣太火中星帝座與太角星帝座皆隨天動安得

謂不動卓

五峰論樂以黃鍾為仁都配屬得不是它此等上不曾理會却都要將一大話包了帶

論五峰說極星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未運譬如輪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處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又言雖形密之事若未見得盡亦不可輕立議論須是做下學工夫雖天文地理亦須看得他破方可議之又曰明仲嘗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歎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二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涉便說得無着落五峰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

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備

五峰疾病程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峰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器質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方

五峰有本亭記甚好理固是如其文章排布之類是文人之文此其所居也其所極好在徽山下當時託二學生謀得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世亂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其遷謂亂將作乃遷衡嶽山下亦有一

人侯令其遷不從後不免文定以識時知幾薦侯亂兵
汝霖所招數王者宗死其兵散

五峰說區以別矣用禮記句萌字音林少穎亦曾說與黃
祖舜來如此方

胡氏議論須提一事為說如后妃坐間貞淑却只指不妬
忌為至伯夷氣象如此却只指不失初心為就文王去
武王之事太要不論軀只論發出來處類如此也方
胡說有三箇物事一不動一動一靜相對振

問湖南以身格物則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爾曰湖南
病正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留在家

因說湖南學先軀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學灑掃應對為復
先軀察方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
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脉方

謂胡季隨曰文定五峰之學以今切議來只有太過無不

及季隨而今却但有不及又曰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

不濟事方子○林學蒙錄云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

骨助註云因

說胡季隨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

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季蒙

五峰諸子不着心看文字時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
做大某嘗說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孫

終只當此不與野明等也明不

楊氏門人

羅仲素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道夫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

落者大

文定集有答羅
書可見。方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未發作

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

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

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

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

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生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道夫。

蕭子莊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頭受業於龜山之門，不知所得如何。道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元來是箇天資自好，朴實頭底人。初非學問之力。且如所謂人能弘道，君子泰而不驕，君子坦蕩蕩，三者那人舉得本自不論他又却從而著美之也。須思量道如何而能弘如何而能泰與坦蕩蕩，却只恁說教人從何處下手。况人能弘道本非此意。如他所說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執德不弘，今却以人能弘道言之，自不干事。又如第二書言士之所志，舍仁義而何為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顚沛有所不遺，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此數句說得儘好，但仁固欲熟，義固欲精也。須道

如何而能精如何而能熟却只隨他在後面說不知前面畢竟是如何又如舉孟子不動心養氣之說皆是汎說惟其如此故人亦謂伊川也只恁地所以豪傑之士皆傲睨不服又曰據公所見若有人問自家仁必欲熟義必欲精兩句如何地答這便是格物致知道夫曰莫是克去己私以明天理則仁自然熟義自然精曰此正程先生所謂涵養必以敬進學在致知之意也道夫

廖用中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舉龜山答廖用中書云龜山說得鶻突用中認得不予細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紹興間秦老當國方主和議廖有召命自無所見却去扣其平日所友善之人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

事廖到闕即助和議遂為中丞幸而不肯為秦鷹犬秦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工部尚書迄以此去儒用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上字脫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葉孝先商量更輔之以和議及為中丞又薦鄭穀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之賀孫

因言廖用中議和事云廖用中固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曾分曉當時龜山已嘗有語云恐子以利為義者政為

是也壽昌

胡德輝

因說胡程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一卷唯胡詩特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為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為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為史官胡張所脩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為史官成書奏上奏得都成私意備用

尹氏門人

王德脩

先生云鄉日鄉間一親戚虞氏見仙里王德脩見教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耻字此言却極好大雅

一日侍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脩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

羅氏門人

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并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根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

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時面盎

背自然不可及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

居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

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

行二三里路常步如緩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

卷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人性辨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
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如外緩
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當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
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者看了一廳
碑又移步向次壁看者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
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
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
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
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

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

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
鏗間有字其每常六頃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
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
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頭後未却收拾得
他地純粹所以難及道夫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
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
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
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顏如也真得龜山
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由夫野老，然又太和平，了羅仲素衣服之類，亦曰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揚。

李先生好者，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入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于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少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公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坐，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

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已時羅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以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個。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為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義理自有着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着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

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尚有這此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踴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着心去看便踉過了多升卿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有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方

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然方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方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太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惠萌動此却易見
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
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賀孫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亦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
者化李先生說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李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決裂處方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
得處便有病也方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
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
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

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
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
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以坐禪入定賀孫
或問迨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
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
氣象曰迨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問迨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
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忘著意者便也是已發問此
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六是以不觀觀之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
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

是如此德明

胡氏門人

張敬夫

近日南軒書來不曾見說嘗讀其書有何新得今天與伯

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方

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林

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

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

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

與其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

乃云皆原於伯恭也開

欽夫說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與實平易方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否

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

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其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

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

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

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

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

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拊

南軒嘗言遁悶工夫好做振

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

無這箇東義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輝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檐閣然二者都要用工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錄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難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二

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可學

問南軒與先生書說性善者嘆美之辭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善只是自然純粹之理今人多以善與惡對說便不是大凡人何嘗不願為好人而怕為惡人輝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正寓錄云此段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說動中見靜却倒說寓同

問曾看南軒論語否曰雖嘗看未之熟也曰南軒後來只修得此書如子思子竟無工夫改必大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立兩辟辯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二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舊說某與議論修來多是此類且如他向解顏淵克己復禮處須說要先格物然後克己某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與如此說定因作一戲語云譬如對先生長者聽其格言至論却嫌他說得未盡云我與他添此今盡彼當時聞此語即相從除却先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

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其攻他病底藥病去則藥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留取藥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元說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摹用某與說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于人而吾輩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未經修為人傳太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曾看詩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着下片說八太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類關者看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南軒語益其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

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工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差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也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上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餘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工字粗疎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東說西這箇道理却在彘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此太卻導太窅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

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着它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金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鵲突在裏面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韓林父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根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民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湯進之不去事不可為莫擔負了他底至於敗事某待得見魏公時親與之說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來湯左相張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進同退獨與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時召南軒入伴來傳言與魏公

商量一日召南軒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南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建康然宮禁左右且少帶入又百司之類且帶緊要底去上曰朕獨行后妃宮禁之類全不帶一人去臨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軒祝上未須與人說相將又謝上曰朕不言卿不須漏洩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與卿看上顧左右無人使遂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軒見幄外皆是官人深懼所言皆為彼聞之矣少頃上來忘其文字其後與宰相議用兵事湯固力爭上曰朕旦夕親往建康未幾外面閑關地謂上往建康南軒見上問云陛下嘗祝臣勿言聞陛下對宰執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撓入故以此激之意思如此至不南軒出入甚親密滿朝忌之一日往見周葵政府

諸人在次第遂報南軒來周指之曰吾輩進退皆在此
郎之手是時南軒少年又處得地位不是而人情皆如
此何以成得事南軒以問至太上處理會事之類太上
曰尚記得卿父娶時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軒奏邊事并
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順應之臨辭去乃曰與卿父說不
如和好湯在相位時有御札出來罵亦有秦檜不如之
語然竟用之不可曉恐是太上意上因廣西買馬事之
類甚向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荆南趙雄事事沮之不
可為矣先生又言近有誰說在荆南時司天奏相星在
楚地甚明上曰張斌當之人愈忌之楊
南軒再召時論今日自是當理會恢復然不如此理會須
是云云有劄子上大喜次日降出劄子御批恢復須是

如此理會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說話虞允文
趙雄之徒不喜遂沮抑之楊
南軒自魏公有事後在家凡出入人事之類必以兩轎同
其弟出入楊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感猛又學胡氏云有一般沒个
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
事上也畧審履行亦何害南軒只以魏公繼室配之伯

因說南軒為人作文序曰欽夫無文字不做序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
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
移正之楊

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軒顯桃符云爾
擇之譏之方

欽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
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
乏之意不善也方

朱子吾類卷百三終

